

鹤鸣九皋：

民俗学人的村落故事

宋颖 陈进国 主编



始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鹤鸣九皋： 民俗学人的村落故事

宋 颖 陈进国 主编



 商务印书馆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鹤鸣九皋:民俗学人的村落故事/宋颖,陈进国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3943-4

I.①鹤… II.①宋…②陈… III.①乡村—风俗习惯—中国—通俗读物 IV.①K8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5307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鹤鸣九皋:民俗学人的村落故事

宋颖 陈进国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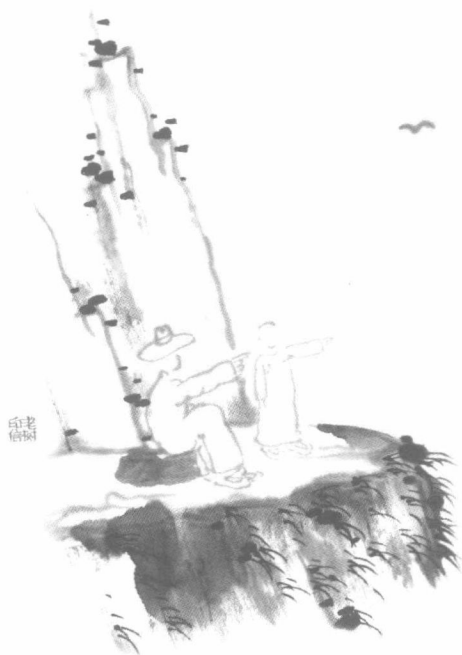
ISBN 978-7-100-13943-4

2017年6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2

定价:38.00元



父亲带我打柴，
打完一起闲话：
将来你要出山，
才知天大地大。

序

读了书中这些文章，不由得想起我第一次下乡去做田野调查时的情景。那时我 21 岁，还在莫斯科大学留学，读民间文学专业。转年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谈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写的就是那一次调查的心得。毕业后我回到黑龙江大学工作。1961 年之后，我曾和两三个朋友一起多次利用假期去赫哲族、满族、朝鲜族等村落做田野考察。我曾经设计到本省各民族当中，以及到省内农民、渔民、林业工人、民间艺人、挖参的、打猎的……各个行业的社群当中去考察，想弄清楚整个黑龙江民间文学的状况。

第一次到农村、到民众中去做田野调查，准备得再好，也常常是不完备的。但是对于民俗学工作者来说，印象会特别深刻。这是进行情感培育的好时机，可以说，乡村是培养我们与人民之间情感的学校。尽管从工作的角度讲，这种接触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当民俗学工作者接触了乡亲们的“心灵世界”之后，这个工作者与民众的关系就变得更加亲近了；对民族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接触之后，便会觉得，“旧俗”“老礼儿”是可亲的。虽然不是很懂，但是很想进一步深入了解。这种相识是很可贵的。这种可贵，有点像一个人在寻找自己的朋友时的内心感受。尽管不是所有接触过的人都能够成为朋友，但是，这种感受非常深刻和亲切。当然，这里说的“第一次”，在具体时间上也可能并不是民俗学工作者去田野的第一次，即使是具体时间上的第二次、第三次，但却永远是情感上的“第一次”，在内心感受中，一下子走近

了“田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到乡村去的条件越来越便利了，调查的手段也越来越先进了，这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些手段的改进并没有改变这种情感的交流。

不管是谁，在村里进行田野调查，不但会接触到传统文化，还能了解乡亲们的真实生活、真实历史。当我们谈起“历史”的时候，讲的往往是“事件”，但应该是“人”。有人说，历史是事件的叠加，我想说这不准确。谈及“历史”，必须要有“人”。写历史时，如果不写人，那叫什么历史？当我们写一个村，写它的房子，写它的环境，写它经历的战乱，这都不到位，写也写不好，真正到位的是：写这里的人。中国的历史，假设只有长城、故宫，没有秦皇汉武，没有林则徐，没有康有为，没有为推动历史做出贡献的人，没有各种各样的参与历史的人，没有普普通通的广大民众的生活和作为，都不行。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民俗学，或许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学科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历史学和文学不太关注的那一部分，正是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以前有人说，文学乃至民间文学是人学，民俗学关注的是生活方式。但是，是谁的生活呢？当然，是广大民众的生活，是“人的生活”。平时我们常把这些当作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无须多说，所以关注不够，特别在意的只是事物的过程，较少或者忽略人的在场、人的情感参与。

比如说，乡村建设，只顾着盖房修路，固然是好事，可是如果把村庄里的人都搬走了，这个村庄即使外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实，当作为传统文化承载者的农民社群没有了，等于那个村庄也不存在了，有的仅仅是一个新的村庄。现在的乡村建设，有的地方舍本逐末，什么是“本”呢？人才是“本”，“社群”才是本。现在的实际情况往往是，其他一切都有了，但是

“人”没有了。我们进行民俗学研究，关键是要重视“人”，要记录“社群的生活”。

看来，对于我们民俗学工作者来说，进行田野作业也好，从事理论研究也好，在观察和分析事物的整个过程中，整体性原则是十分重要的。时代的演进、环境的变迁、主体构成的变化、价值观的变化……都应该时时纳入我们的视野当中。

近些年，我们民俗学工作者特别关切作为民俗文化实体空间的传统村落的命运和前景问题。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村落真实反映了农耕文明时代的社会生活，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中国传统建筑精髓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传统文化的展现空间。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的冲突愈演愈烈，传统村落面临衰落的危机。

2012年，我国启动了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建立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制度。根据规定，村落一旦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就不得拆迁、合并。在目前全国近60万个行政村260万个自然村寨当中，经推荐上报、评审、公示等程序，曾有2555个村落，前后分三批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这些村落已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机制，健全和完善了保护机制，并获得了中央财政的扶持。中国传统村落快速消失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传统村落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就在不久前，即2016年11月9日，住建部、文化部等七个部门发出通知，又有1602个村落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的村落数量达到4157个。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和价值最丰富、保护力度较强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群。

说到乡村建设这个话题，我的想法是：

第一，中国的农村要姓“中”。现在有的农村不怎么姓“中”，有的好像是姓“洋”，到处弄洋建筑，搞洋模式，甚至连名字也改姓“洋”了。改善生活状况、美化环境，不一定非要姓“洋”不可。可是外在条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洋”村子里生活的人，生活取向会渐渐地发生很大变化，过去的传统生活方式也会随之逐渐地消失。

第二，中国农村应该是中国现代农民的农村。现在有的农村好像不是农民的了，是开发商的，是旅游局的，是国内外旅游者的，如果说还是农民的，那也成了“养老院”和“托儿所”。我们现在总是讲开发旅游，于是农村成了城镇居民的后院了，城里人有空到农村吃一顿“农家乐”就走了，这是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的“农村”。当然，民俗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了很大变化，民俗得到了“新的利用”，有了“新的发展”，在村子里生活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值得我们进行认真观察和研究。

第三，应该让我们的现代的农民兄弟享有现代生活的一切便利条件和设施。让今天的中国农村成为农民兄弟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应该是宜居的、可心的、叫人看了会羡慕的地方。

许多有志向、有作为的各界人士，正在为中国新农村的建设伟业奋斗着。

我们民俗学工作者正热切关注着今天在巨变和发展中的中国农村和农民社群。民俗学工作者走进农民社群的生活和心灵当中，也是很了不起的功业。大家的工作和研究，是一种让人钦佩的历史担当和历史贡献。

我觉得，这些人是可爱的，更是可敬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刘魁立

2016年12月29日

目 录

001 序

第一部分 春篇

- 002 九寨沟朝圣 邢莉（中央民族大学）
- 006 一辆微面能承载多少希望？ 黄龙光（云南师范大学）
- 009 乌帕尔的春天 郑亮（石河子大学）
- 013 台湾新竹客家的清明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
- 019 云岚山边清明节 邵凤丽（辽宁大学）
- 023 河北广宗的三轮车 张兴宇（山东大学）
- 026 萨满眼中的“狐仙” 孟慧英（中国社会科学院）
- 030 在俄罗斯族村子里过夜 吴金光（国家民委）
- 032 北京东岳庙的“记忆” 刘敏（中央民族大学）
- 036 上海松江“舞草龙” 赵李娜（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 041 静静的长沟 杨佳璐（华中师范大学）
- 044 七里仙娘古庙 花蕾（赣南师范大学）
- 048 徽州南屏雨 张多（北京师范大学）
- 051 巷里蓬莱巷外情 梁白瑜（厦门大学）
- 055 黑土地的芳香 王晓峰（中央电视台）

062 醉卧金龙君莫笑 熊迅（中山大学）

065 我在乡下看见月亮 王大惟（中国社会科学院）

第二部分 夏篇

072 金都的岁月记忆人 林全洲（台湾东华大学）

078 川北小庙 岳永逸（北京师范大学）

083 黑龙江布村的狗 赵月梅（日本名古屋大学）

087 大凉山 关祎（中国艺术研究院）

089 寻找木雅 沈晶（中国传媒大学）

095 “家神”俗信 马向阳（西北民族大学）

099 在和平村做问卷调查 万木兰（宁夏大学）

103 未至神农顶，但闻“野人”语 张宇萍（武汉大学）

107 莫干山下新农夫 马露露（温州大学）

111 洪坑村土楼之行 王子涵（中国社会科学院）

114 办“中元会” 张翠霞（云南大学）

119 广西仫佬族的“桥” 毛筱倩（中央民族大学）

122 稍田村寻董记 方云（华东师范大学）

125 琅东村的陈家大院 陈果艳（北京工商大学）

130 乡村老宅 施杭（中国新闻社）

134 院子里的家 李继峰（山东师范大学）

139 追赶城镇化脚步 祝何彦（辽宁大学）

- 143 初见“文化掇客” 宋小飞（中国社会科学院）
- 146 街津口的赫哲族神树节 葛玲（中央民族大学）
- 150 西河阳村的三峡移民 魏娜（辽宁大学）
- 154 裹着粉红头巾的田野初体验 张琪（宁夏大学）
- 159 行走在香格里拉 马良成（中央民族大学）
- 164 盛夏时节的温暖 李沫燃（石河子大学）
- 167 土鸡蛋 张丽（北京师范大学）
- 171 地方官的“圣旨” 张峻（兰州大学）
- 176 我能为“朋友”做些什么？ 裴子锐（中央民族大学）
- 180 捐或不捐 高其才（清华大学）

第三部分 秋篇

- 184 金华斗牛 宣炳善（浙江师范大学）
- 193 溱浦，楚辞的故乡？ 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
- 199 湄洲岛拜妈祖 游红霞（华东师范大学）
- 202 酿酒猜拳记 严修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206 天津刘园村的祥音法鼓 刘智英（天津大学）
- 209 红山峪村的幸福生活 刁统菊（山东大学）
- 216 滇西有群“契丹人” 朱彤（云南民族大学）
- 220 缅甸小保姆 熊威（中山大学）
- 225 石龙村的时光碎片 马秋晨（文化部）

- 230 咸阳原上盗墓贼 张祖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 235 外婆的故事 张青仁（中央民族大学）
- 240 “接姑姑”遇“呼噜” 程安霞（河南科技大学）
- 243 西哈家素村的歌唱 刘姝曼（中央民族大学）
- 248 乌恰的“玛纳斯奇” 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中国社会科学院）
- 252 相声艺人的乡愁 王红霞（山东大学）
- 255 浙北太均信仰 沈月华（湖州文化馆）
- 258 在迪庆州尼汝村的那一瞬间 韩晓芬（云南农业大学）
- 260 哀牢山中“十月年”的日夜 黄璜（云南大学）
- 265 浙西的厕所 贺少雅（北京师范大学）
- 268 行路难 陈支平（厦门大学）
- 273 四个一百二 周星（日本爱知大学）

第四部分 冬篇

- 278 寻找“割礼先生” 魏小石（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 284 未婚单身女在湘西“闹洞房” 王焜（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
- 290 三德范村的口述史 吴艳笑（山东大学）
- 293 回到爱妮村寨 朱靖江（中央民族大学）
- 298 烟台营子村的哈达 王志清（重庆三峡学院）
- 302 主簿营村“寻子”的百岁老人 张成福（青岛理工大学）

- 307 缅怀长沟吴世炳老人 阮桂君（武汉大学）
- 309 杨美村的“下南洋” 张凡羽（天津师范大学）
- 312 土得掉渣的小名 李万刚（中国人民大学）
- 316 清凉峰上雪地猎鹿 汤向龙（中国民生银行）
- 319 无酒不田野？ 孟凡行（东南大学）
- 322 田野围观 王嫒嫒（华东政法大学）
- 326 风雪访小学 毕瑞（石河子大学）
- 330 盐香油光的食物记忆 梁聪聪（辽宁大学）
- 333 家里来了陌生人 郭俊红（山西大学）
- 336 七天结成一桩亲 曾祥明（中国矿业大学）
- 341 被误会的“女朋友” 王新艳（中国海洋大学）
- 345 尴尬与热情对撞在奉伯 李向振（武汉大学）
- 349 兴国“跳覷”仪式 任亚丽（赣南师范大学）
- 352 不如跳舞 宋颖（中国社会科学院）
- 356 正月二十吃卷卷 冯妹婷（辽宁大学）
- 360 贺庄村“打囤节” 贺春虎（兰州大学）
- 363 “猪”亦入画 周星（日本爱知大学）

368 后记

第一部分



春 篇

- 立春
- 雨水
- 惊蛰
- 春分
- 清明
- 谷雨

九寨沟朝圣

邢莉（中央民族大学）

作为中国科学院《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九寨沟文化考察组的一名成员，我的课题是寻访九寨沟的藏族文化。

寻访九寨沟，令我震撼的不是清澈的水，而是雄奇的雪山、湛蓝的天幕。天幕下盛开着一朵雪莲，那就是雪山的峰顶。峰顶下，是它勃勃的英姿，千年万年，巍然耸立。也有人说，那峰顶是一柄银色的巨剑，冷峻清高，绝无屈服，直指苍天。“看，这就是我们的神山。”司机桑吉是在九寨土生土长的小伙子，他告诉我，这就是扎依扎嘎山，高4400米。那披银的雪峰顶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瑰丽又奇美，还有神秘。

在九寨沟的日子里，我们参加了一次扎如寨的藏民的转山仪式。时值初春，扎依扎嘎神山冰雪未化，目的地在扎依扎嘎神山脚下，这是离寨子不远的一座不很高的神山。仪式举行的前一天，我跟这里的一位原住民——一位72岁的老人搭过话。她穿着蓝色织锦缎的长袍，核桃皮似的脸，手里的转经筒在不停地旋转。“明天我跟你们转山去，行吗？”她漫不经心地瞟了我一眼，“你们，不懂得，去干什么？”她对我并没有热情。我读过相关方面的书，不仅知道藏族崇拜山神的习俗，也知道其源流和神山朝拜的文化内涵。她说我“不懂”，我心里不受用。

第二天，我天不亮就起了床，一看全寨子的人全都换上了整洁漂亮的藏袍。昨天山寨的人有的穿汉装，有的穿藏装，而这一天可不一样，尤其是男人，他们不仅衣着潇洒，腰间还挂着

精致的藏刀。昨天遇见的那位老人，当时穿的藏袍是蓝色的，今天特意换成了粉红色的，在明媚的阳光下分外耀眼。这是仪式庆典的着装。可是唯有我，穿的是风衣，一看就是个“他者”。我在理智上感到局蹐不安的时候，抬眼一看，那位老人正在示意我过去，我看到她的胸前抱着一件与她身上的颜色和款式一样的藏袍。她示意让我穿上。宽宽的袍身，美丽的镶边。她还为我整好了腰带，抚平了褶子，充满温柔。这件藏袍，对我来说是“异族”的服装，我穿上有些不自然，但是众人投来了友好和赞许的目光，我感觉到，我是转山队伍的一员了。这是一支20多人的队伍，男女老幼鱼贯而行。不一会儿，我就汗流浹背，而那个藏族老妈妈仍旧晃着她的转经筒，轻快地迈着步子。

领队的老年妇女带大家朝着路边的转经房走去。转经房处在数株高大的松树下，是一栋体积不大、非常坚固的木结构棚子。滚滚的流水穿棚而过，下面的木轮在激流的冲击下有节奏地旋转，旋转永不停息，带动经房中央的转经筒。转经筒上绘有吉祥的花纹和经文，在信奉苯教的藏族民众眼里，这转经筒是神圣的。那位老年妇女围绕着转经筒缓步而行，其他的人——男的、女的、年轻的、年老的，还有年仅三岁的娃娃，大家都鱼贯而行，每个人路过，都要不停地旋转。我照样转了几下，但这时的我担心爬不上山，想快走几步，没有转完就急忙离开了。这时，那个藏族老人看见了，她用不标准的汉语说：“回来，回来！”接着就是藏语了。她的声音，那么急切，那么生硬，仿佛不近人情；她的表情，与其说是生气，毋宁说是愤怒，那是一张涨红的脸。我急忙回来，在她的监督下重新把一个个转经筒转完，当我转完的时候，她拍拍我的肩膀，轻轻地叹了口气……后来我才知道，转经筒是祈福的，我没有转完，就是违反了藏民的习俗，而

且她担心我少了福祉。

藏袍很热，所有的人都脱掉了一只袖子，我跟着大家爬山，一步，两步，三步。我前面是一座被藏民祖祖辈辈、世代代崇拜的深山，那是一种怎样的神圣召唤啊！昨天藏民告诉我：扎依扎嘎山形同菩提叶，像喷焰末尼宝，光芒四射，驱除黑暗，普度人生；山神穿着白色的法衣，骑着护法兽，手中拿着法器；山的四周有几条漩流和泉水，还有奇异的花草和百兽；在山东南诱人的湖泊里，有神话中美丽的仙女出没；山神周围有各种各样的飞禽和走兽，仙女腾云驾雾，翩翩起舞。藏民还说山神能驱除恶魔，给人间带来平安和吉祥。

走到了海拔约 3000 千米的地方，我来到神山面前。刚才看到的经幡立刻高大起来，整个山上都铺天盖地挂满了红色、白色、绿色、黄色、蓝色的经幡，那经幡随着山峰在呼啦啦地飘舞，经幡上面刻印的是古老的预防火灾的经典。神山上集中地插了许多箭杆，箭是用木头削成的，上面有各种各样神秘的花纹，寨子里的男人都要在这儿插一支箭，他们称为“神箭”，插神箭是为了祈求保佑幸福平安。地面已经被层层叠叠的龙达覆盖，所谓“龙达”，就是印有图案和经文的五六厘米的小方纸，纸的中间是一匹驮摩尼宝珠的骏马，上方是日月，四角印龙、鹏、虎、狮，经文印的是“八字真言”密咒。一看见神山，朝圣的藏民立即“煨桑”，然后五体投地叩拜，不断挥舞龙达，纷纷扬扬的龙达又在地面上遮盖了一层。撒龙达是原始苯教祭祀各种神灵的重要形式。“龙”指天地间大气中的元气和无形的神灵，“达”表示信徒在元气的支持和神灵的保佑下，立于不败之地。在圣山面前，理智告诉我不能“咔嚓咔嚓”地给藏民照相，因为当他们在倾尽全力、倾尽心地追随一种超然的意愿的时候，在被一种神